

■ 书评

范小青《桂香街》:

“接地气”的诗意与温情

□唐姆嘉

《桂香街》,书名便透着清雅的香气,我想这该会是一个温婉缠绵也许如同《长恨歌》一般氤氲着几许传奇和神秘的故事。在引子里,范小青用极细腻柔婉的笔调,为我们讲述了桂香街上一座潘氏老宅,一座“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的书香门第,一条弥漫着翰墨书香和沁人心脾桂花香的老街。满以为作家会带我们追溯一个有关老宅的传奇故事,然而,范小青开始给我们制造意外。

小说第一章,镜头切换到一对青年恋人身上,这是一对非常“轴”的冤家——男主角江重阳,是这座潘氏老宅最后一代小姐的儿子,不曾见过老宅的繁华,随着知青父母回城时已然6岁,那时老宅已不复存在,只有宅院中两株几百年的桂花树被移栽到了街心。女主人公林又红,两人一样的性子,一样的好强,一样的互不相让,因此争吵打闹便成了家常便饭,终于一次,林又红赌气一推,把室友俞晓推进了江重阳的怀抱,而江重阳也不愿服输,便顺势而为,最后和俞晓结了婚,林又红因为赌气失掉了自己的爱人,表面上却要装得若无其事。于是我以为,范小青要开始讲一个关于爱情纠葛的故事了,但是很快,我发现我又错了。

作家巧妙地采用了多线叙事的手法谋篇布局,江重阳和林又红的爱情纠葛诚然是小说的一条线索,推进着叙事的发展和情节的铺陈,而林又红的人生遭际和数次抉择起落则是小说的主线,主人公的命运和她所做出的抉择是作家叙事的着力点,而主人公的活动范围、事件之间千丝万缕的纠缠,以及多重矛盾的聚焦点最后都集中在桂香街上,这是作家隐隐埋下的暗线,似乎一直游离,却始终无处不在。林又红和江重阳赌气地错过了,江重阳成了林又红心里撕裂的痛,但往事如风,只要不去触碰,也许时间可以慢慢抚平和遗忘一切,然而命运并没有放过林又红,她生命中的每一次关键时刻,江重阳都没有缺席,从食品监督局的副处长到外企吉氏公司的副总,到了桂香街居委会主任,林又红人生中的每个紧要关头,这个冤家江重阳都要出现,而且每次出现都不改嬉皮笑脸的本性,重提旧事,一次又一次往林又红差不多快要愈合的伤口上撒盐。而每每读到江重阳类似于恶作剧的表现,都能感受到他对林又红的一片痴心,范小青一次又一次地勾起读者的阅读期待,江重阳和林又红否旧情复燃、重归于好?江重阳和林又红到底情归何处?整部小说,作家一直都在吊胃口,我们想要迫切知道这两个忘不了彼此、彼此心中都有对方却因任性而分开的一对有情人的是否会再续前缘?我们始终处于焦灼的担心中,我想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也许也遭遇了叙事的焦虑,一方面林又红是一个极正直极有原则的人,面对事事维护她、处处顺着她的老好人丈夫老宋,和乖巧懂事的女儿小西,她不可能放弃自己幸福美丽的

家庭,然而每一次和江重阳的相遇,素来要强的她都会热泪盈眶,都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一次又一次夺门而去。读者一方面期待着他们有机会再续前缘,一方面又怀揣着罪恶感,直到老好人丈夫老宋出轨了,我们似乎松了口气一般,以为顺理成章地,和俞晓过了婚的江重阳也许有可能会和林又红破镜重圆了。而作家分明是叙事的好手,一再延宕主人公感情的发展和叙述,于是他们最终能否在一起一直被悬置着,江重阳也会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像是同读者捉迷藏一般。然而这部小说的主题,绝不是爱情,或者说,这部小说的思想容量和它所承载的深刻内涵绝不仅仅是爱情。

这是一部讲述百姓故事的世情书,是作家从生活最深处出发,传达出的来自社区工作者的爱与忧。其实外企女高管林又红后来摇身一变成为桂香街居委会主任,我并不意外,范小青从故事开篇就一直在铺垫。林又红的性格,最是爱管闲事,最是直爽、乐于助人,在大学里就是女班长,最爱替人打抱不平,她在面试联吉氏时的爽利和对工作的高度负责,早就可见一斑了,所以虽然林又红最终成为居委会主任,有很多不可或缺的小推手,比如赵镜子的蓄意安排、小陈“花言巧语”的蒙骗、神经不太正常的夏老太坚持她就是“蒋主任”的说法,然而最终促成和决定这一切的,还是林又红骨子里的爱管闲事,借赵镜子的一句话就是“你富有同情心,你愿意帮助别人,所以你会越走越深,深到最后拔不出来了。因为在社区的范围内,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了”。在《桂香街》中,范小青延续了她对底层民众一贯的温情与关怀,她着力刻画了一个又一个卑微、势利又不失活力的底层形象,如城管队员夏老三,他一直和那些外地前来桂香小吃街务工的小摊贩们玩着猫和老鼠的游戏,他表面凶恶粗俗,其实内心善良,他被冤枉抓进局里,写给小摊贩们掏心窝子的一封信,更是可见他性格的多面性。再如面店老板“齐三有”,林又红去他家帮忙疏通下水道,只见“里面的这一间小屋,就是他们的家了,除了两张床,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就算有家具,也搁不进去”。作为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齐三有”还有三证,不是最差的。那些来自外乡的小摊贩们譬如丁大强、臭豆腐K佬们却是“三无”——无证经营、无卫生许可证、无工商登记。从农村来到城市,从异乡而来谋生计的他们,却是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无有保障。有趣的是,范小青投射在这些小人物身上的眼光虽然温情,却并非一味同情,笔底的批判力度也是不容忽视的,她笔下的每一个底层人物都是可怜又可恨的,他们每个都不认人,为了个人私利张口骂人闭口算计,却也不失善良、不乏同情心,懂得居委会的不易,却也始终不忘对居委会的抱怨和谩骂。这才是最有温度和活力的文字,无不透着平民生活的脾性和体温。而书中通过这个小小的桂香街社区,折射出了



很多大问题,如食品安全问题便贯穿全篇,男女主人公都被作家有意安排成了食品卫生专业的大学生,职业也一直和食品相关,江重阳因为金宏宾馆的食物中毒严重安全事故被撤职(实则是成了黑心企业家潘见秋的替罪羊);桂香小吃街的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居委会的头等头疼之事,小贩们无证经营,用地沟油、有问题的肉品,食物中毒时有发生……桂香街“臭名”在外,都快被人叫成了“桂臭街”。之后江重阳帮助林又红,将桂香小吃街的摊贩引入金吉大厦内经营,紧接着一步步摸清潘见秋问题肉质的供应渠道和来源,一举将其端下。这是一个有良知和极强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人道关怀和温情意识的彰显,小说本身也带上了极强的问题意识和时代特色,是作家对时代问题的反思和审视,既有深度批判,也不失温情召唤。

女读者读女作家的书,自然而然会格外关注到她的女性视角和与女性相关的诸多问题,范小青在《桂香街》中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女性人物群像,除了女主人公林又红外,还有感性而没有头脑的俞晓,城府极深却也痴心不改的赵镜子,经历过数次情伤却依然痴恋江重阳的俞晓,也算是作家对于人生多向选择、人性多重维度的理解与尊重。这是一个成熟的、经过岁月淘洗和沉淀的女作家的文字,有着最“接地气”的诗意与温情。让我们面对一地鸡毛的现实时,仍相信“人间处处有温情”,认清现实,依然热爱。这也许是富于智慧的作家给我们最大的审思。

如果说范小青给了我们一个诗意又满是传奇色彩的“引子”,那么她并没有忘记抖给我们一个同样传奇有趣的包袱,原来一直负责社区修理工作的居委会的潘师傅竟然是桂香街潘氏老宅的最后一位少爷——男主角江重阳的舅舅。这颇为戏谑的一笔,就像是命运向我们开的玩笑。林又红、江重阳,兜兜转转,一直都离不开桂香街,而作家笔下的这群人,悲悲喜喜、起起落落,小奸小诈,都充满了市井的烟火气,社区工作者的心酸、无奈和为民解忧的满腔热情被刻画得生气淋漓,一点也不陌生,似乎就发生在你我身边,随处可见,这是世情世态的一角,撑起了一条历史悠久、桂香四溢的传奇老街的前世今生。

《桂香街》,范小青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

读者的好奇心,想要一窥究竟。

如若说夏老太是让林又红成为居委会主任的一个“起因”,那么“小妖精”小陈就是促成此事的实力推手,正是她的精心策划、步步为营,让林又红一步步落入她设计好的“陷阱”里,使得林又红最终就范。她是桂香街居委会的“90后”大学生,父亲是南州市政府高官,母亲是名声在外的大律师,然而她却不求上进,甘于平庸,躲在居委会这个是非多又吃力不讨好的地方混日子,她实在是一个矛盾结合体,她一面自私自利,每天以准备考试为由,推卸责任玩世不恭;一面对待工作却有着火一般的热情,率真单纯,敢于不平则鸣,敢于为居委会干部工作的艰辛和不被人理解而仗义执言。在她身上发生了许多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她确实是《桂香街》这部小说中颇为吸睛的一个角色,也是范小青对“90后”群体的认识书写,集中了作家对“90后”一代的认知和审视,同样多元复杂的性格和气质呈现在读者面前,绝不是扁平化的标签人物,而是富有活力的,集聚了自私、懒惰、骄纵又不失爱心、热情和善意的立体的人物形象,凝聚着作家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和担忧。

女作家也集中了不少笔墨,探讨女性的爱情和婚姻问题,林又红和江重阳最后并没有走到一起,出轨的丈夫老宋极力挽回妻子,并做出了种种努力,林又红回归了家庭,尽管她心里始终还有江重阳。也许这是作家经过岁月洗礼和人生波澜后对于爱情婚姻淡然的理解和回应,给予了更多的宽容、理解和同情。这也许对于人到中年、面临诸多婚姻问题的人们来说,也是一个有益的温情的启示。而单恋江重阳十几年而不改初心的赵镜子,经历过数次情伤却依然痴恋江重阳的俞晓,也算是作家对于人生多向选择、人性多重维度的理解与尊重。这是一个成熟的、经过岁月淘洗和沉淀的女作家的文字,有着最“接地气”的诗意与温情。让我们面对一地鸡毛的现实时,仍相信“人间处处有温情”,认清现实,依然热爱。这也许是富于智慧的作家给我们最大的审思。

如若说范小青给了我们一个诗意又满是传奇色彩的“引子”,那么她并没有忘记抖给我们一个同样传奇有趣的包袱,原来一直负责社区修理工作的居委会的潘师傅竟然是桂香街潘氏老宅的最后一位少爷——男主角江重阳的舅舅。这颇为戏谑的一笔,就像是命运向我们开的玩笑。林又红、江重阳,兜兜转转,一直都离不开桂香街,而作家笔下的这群人,悲悲喜喜、起起落落,小奸小诈,都充满了市井的烟火气,社区工作者的心酸、无奈和为民解忧的满腔热情被刻画得生气淋漓,一点也不陌生,似乎就发生在你我身边,随处可见,这是世情世态的一角,撑起了一条历史悠久、桂香四溢的传奇老街的前世今生。

《桂香街》,范小青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

拥抱用言语照明的世界

□徐迅雷

的散文不同,记者的散文,更多的不是关心自己,而是关心他人、关切社会。

散文题材的两个开掘维度:一个是向自己内心开掘,另一个是向外部世界开掘。当然也可以是两者的结合,如果意在笔先,关心公共事务,那么外部世界就有着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从本性上讲,女作家似乎擅长于向自己内心开掘,而韩晓露的散文,越来越成为“走出去”的散文。她的第一本散文集,书名是《心生愉悦》,这是“关心”的名字;她的第二本散文集《人间有味》,书名则侧重人间了。这第三本散文集《雅活》,就从“关心”进入了“关切”,比如开篇《呼唤水的良善姿态》,即是这样的佳作,节录一段:

在城市,在乡村,在我们的生活中,它变得污浊不堪,我们无法与它亲近,看不见水里的游鱼,甚至不能与之嬉戏;在大雨后,它又是泛滥的,它四处流淌,将马路变成了最现成的河床;台风过后它又是狂虐的,能掀起巨浪,吞噬一切美好。

此时,水失去了美好的姿态,它变得疯狂、恶劣,无法亲近而可怕。古语云,上善若水。然而,在当今,水之善已逐渐离我们远去。美好的浙江失去了善水,我们在呼唤它的归来。

“呼唤水的良善姿态”,如诗的题目。这篇散文发表于《杭州日报》,是“我的家

乡有条河”征文大赛获奖作品,相信每一个读了的人都会引起共振。这篇散文是写这个时代“治水”的。我们都知道:水,滋养万物是一种本领,刚柔相济是一种底蕴,避高趋下是一种谦逊,滴水穿石是一种毅力,奔流到海是一种追求,海纳百川是一种大度,沉淀自净是一种能力,洗涤污浊是一种品性……可水养的人,一日都离不开水的人,却没心没肺无情无义地把水污染了。作为记者,作为散文作家,韩晓露情不自禁呼唤水的良善姿态,这背后当然是呼唤人的良善姿态。

理想的社会生活状态,浪漫也好,现实也罢,总归是靠人筑就。处在漩涡里的人,有责任说出漩涡的样子。

记者的敏感、记者的视野,一直在助力作者,丰富内涵。读《在枸杞岛遇见不一样的你》,我一直在想,不能仅仅是写海浪拍岸呀,不能仅仅是写开发民宿的主人呀,一定要写写那废村“绿屋”呀。果然后面就写道:

我们离开岛屿的时候,还去网上出名的绿屋走了一圈,绿屋是一个消逝的村庄,建在临海的一个小山岙里,密密麻麻的都是两三层高的废弃的楼房。夏季节的时候,房子上爬满了碧绿的爬山虎,绿屋由此出名。

……来绿屋参观的游人络绎不绝,成了岛上一道独有的风景,每一个游客到绿屋的心情大多不同。我看见一幢绿

屋的残垣上有“80后”贴的英文,大抵是有一颗浪漫的心的意思之类的。

时代变迁,沧海桑田。偏僻岛屿,被废弃后回归自然。“废村”不是颓废,而是绿意盎然。散文写作,可以“篇篇有我”,而记者作家是“我问故我在”“我看故我在”“我思故我在”。

亚历山大·蒲柏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内容是众所周知,表达却是空前绝后。”言之有文,愉悦的阅读才有黏性。让自己和读者在散文里诗意地栖居,这正是散文家应有的追求。

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才值得拥抱;能够照明世界的语言,才值得赏析。记者写散文,“新闻腔”很容易发生,诗性表达相对较难。韩晓露在摆脱“新闻腔”之后,走在“摆脱”散文的路上。登临意,读者会。

向前走,不停地阅读,让人文阅读来潜移默化,应是作者的不二法门。好散文终于赖于阅读的修养、阅历的素养、人文的涵养。

韩晓露说,她要“写出一些让更多的人喜欢,更有社会意义和价值的作品来”。是的,这样才能让人喜欢和欢喜。

打开窗,打开语言的门窗,打开心灵的气窗,打开思想的天窗——没有窗,哪有窗外。

《雅活》,韩晓露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

■ 新书品荐

特约撰稿:李林荣

《文学回忆录》,【英】毛姆著,宋碧云译,北方文艺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



世界只有一个,描绘这个世界的作家却有不同的流别和等级之分。有生怕自己被人过于低估的作家,也有自己主动拒绝“崇高”的作家。还有的作家,只把流别、等级之类的说辞,拿来当成扮酷、摆姿态的道具或玩具。自居于“二流作家最前列”的毛姆,大概就正是这样。他这本《文学回忆录》,记述的并非个人的文学生涯,而是如其英文名和中文版的副题所称,是对他心目中分量最重的十位小说家及其代表作的述评。托尔斯泰及其《战争与和平》、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亨利·菲尔丁及其《汤姆·琼斯》、简·奥斯汀及其《傲慢与偏见》、司汤达及其《红与黑》、艾米莉·勃朗特及其《呼啸山庄》、福楼拜及其《包法利夫人》、狄

更斯及其《大卫·科波菲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卡拉马佐夫兄弟》、梅尔维尔及其《白鲸》,合起来正好是十大家、十部经典。这最初是毛姆因杂志邀请推荐的一份书目,末尾原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后因有出版社据此书目刊行便于大众速读的删减本,相对更容易删减的《白鲸》才取而代之。书中十篇随笔,如十幅画卷,十位小说家生平创作中极具戏剧性的重重纠结,次第展开:巍峨映衬着幽暗、宽广交织着狭隘、深邃依附着浪漫,荒寒生发着凄美、偶然成就着经典,在别处的高头讲章里被捧在云端的一连串名家杰作,到了能到世上的一切都处理成“二流”状态的毛姆这里,总算回归了凡间,显露出在滚滚红尘和世俗烟火之中奔逃、挣扎、浮沉、迷狂的生动本色。

《超越帝国》,【意】安东尼奥·内格里著,李琨、陆汉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



安东尼奥·内格里是意大利左翼社会学家和政治哲学家。16年前,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与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合著的《帝国》一书,在国际人文学界引发强烈反响,至今余波未息。2003年《帝国》已有中译本问世,不过影响似乎仅限于离文坛较远的理论领域。实际上,对于早已习惯了在“全球化”的话语主题或认识框架下观察、感受、谈论、描述现实和时代的文坛中人,全力阐释和剖析全球化政治秩序的现状、趋势和历史背景的《帝国》,是特别值得细读的一部醒脑启思、开拓视野的参考书。新出的这本《超越帝国》,收录了作者2003年至2004年在欧美和中国所做的36场演讲的整理稿和介绍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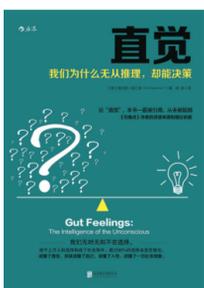
演讲背景的作者亲撰的前言一篇。书名虽是“超越帝国”,但书中各篇其实都是在以更具现场思考和现场对话的灵动、跳跃感的形式,重述、补充并进一步支撑、延伸了《帝国》的观点和逻辑:我们置身其中的当今时代,名为“全球化”而实为新帝国的潮流正在纵深推进。与旧的帝国主义不同,新帝国冲破了传统的民族国家的主权和疆界范畴,以资本和“君主”“贵族”相结合的多节点、无中心的网状权力,对深入到每一个处在社会化非物质劳动关系中的个体施行生命政治意义上的控制和规约。这是传统的帝国主义被超越的时代,也是大众最终有可能赢得超越帝国的斗争力量的时代。

《“左联”与左翼文学运动》,王锡荣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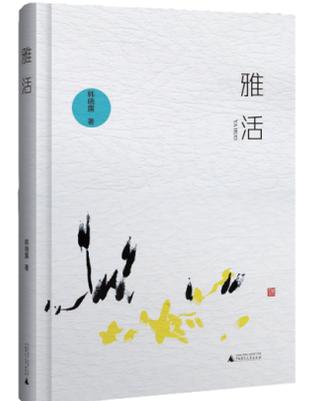


在全球范围内的左翼文化和左翼学术持续深耕开拓的背景下,中国左翼文学、文化的历史和思想传统,正面临亟需重新梳理、重新阐释的新契机。对19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左翼文化运动,进行多侧面史料研究的“上海左翼文化研究丛书”一套四本,推出得正当其时。其中,和文学史联系最紧密的,就是这本《“左联”与左翼文学运动》。恰如为该书作序的丁景唐先生所说,左联研究很有必要,但也很有难度。现场史料的缺失散佚,回忆追述的细节抵牾,人脉纠葛和观点歧异的错综交织,几方面叠加所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左联从始至终的客观存在过程一直留有许多无法确知的关键模糊点。对此,书中分8章,依时序从左联成立的前奏,到左联成立大会的召开,再到左联组织系统的确立和变化、左联活动的阶段分期,以及左联成员的创作收获、鲁迅与左联关系的始末,最后到左联的解散和左联的历史定位,都做了基于多方史料比对的辨析探讨和归纳描述。在“谁终止了‘革命文学论争’”“左联是怎样成立的”“左联文学创作成果”等问题上,作者做出了史料集成、考订成说的新裁断。在“鲁迅与左联”“左联是怎样解散的”等论题下,则有“萧三来信”等罕见史料的完整披露和详细解读。而对向来存疑颇多的“左联的组织系统”,作者也进一步确认了确有定讞的实际。总体来看,这本书在左联研究方面既体现了集大成的格局,又体现了创新见的锐气。

《直觉》,【德】格尔德·吉仁泽著,余莉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5月出版



《直觉》是一本带有“大家小书”风味的科普读物。它出自声名赫赫的德国高端科研机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认知心理学家格尔德·吉仁泽(Gerd Gigerenzer)之手,但行文用语和篇章结构,完全没有一般学术专著常有的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生硬高冷架势。也许这正是为了更有力地支撑起全书的主旨:破除大众认知心理层面直觉而崇逻辑的偏执,为直觉正名,为直觉去蔽。全书11章,分为“无意识的智慧”和“无意识的行为”两部分。两部分各章都是从描述一例例日常生活现象的个案出发,向贯穿在现象背后的直觉领先于逻辑、无意识超越于理性的深层思维规律,做轮辐向心、剥笋抽丝式的归结。只不过后一部分相较前一部分,更多地侧重讨论匹配着特定情境条件的一个个完整的行为决策过程。依作者的研究发现,直觉之所以常能绕过表面上很活跃、很强势的逻辑理性,在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大事小情中,起到暗中支配我们做出种种判断的作用,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依托了经验最可靠、最可信的法则。当这样的心理机制,在全书临近结尾的章节里,从智慧和行为的范畴,被推移到道德范畴,并与人类宗教史、战争史上一再重演的群体恶行事件关联起来时,这本一开始读起来只会感到轻松明快的小书,最终还是显示了它迥异于那些学识上无根、道德上失据的鸡汤软文类读物的严正、庄重品质。



记者写散文、当作家,是有优势的,有时只需使一把劲,就能照明前面更广阔的世界。韩晓露是我的媒体同行,在深度报道之外,恋上了散文。她说她在散文里“苦苦寻觅一种理想的社会生活状态,描绘着一种浪漫主义的生活态度”,在喧嚣的尘世里寻觅这些人与事,于是成就了这本散文集《雅活》。

雅活是什么?雅活是西子湖畔,静卧烟霞;雅活是闲敲棋子,夜落灯花;雅活是姹紫嫣红,开遍谁家。

散文是起步的文体,写之容易,写好则难。从“步进”到“进步”,总有一个过程。董桥的散文,自是娴于布局、耽于炼句,“用心写每一个字,写出自己觉得好的作品”;而写到最后,董桥自己就不在乎写的是文学还是非文学,是散文还是时评了,自称“混迹江湖,转眼心顺、目顺、耳顺”,从心所欲,笔顺就好。与文人